

咖啡涼了

苏葵

著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咖啡涼了

苏葵

著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咖啡凉了 / 苏葵著. —济南：山东文艺出版社，
2006.7

ISBN 7-5329-2595-1

I . 咖… II . 苏… III 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058346号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

版 次 2006年7月第1版

2006年7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965×1270毫米 1/32

印张/6.875 插页/2 千字/180

定 价 18.00元

序

苏葵的新作《咖啡凉了》是一本相当别致的文化随笔。作者访问过欧洲许多历史名城，努力探寻当地景观背后的人文精神。看得出，作者对欧洲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，认识和感悟也在深化。这本书是作者“咏而归”的成果，由众多短小精悍的文章结成，特点之一是对欧洲文学名家的点评从特定场景入手，点点滴滴，娓娓道来，可读性较强，感染力较强。

人们正处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时代，在跨越时空障碍、享受共通之处的同时，也会感受到彼此间的种种差异。怎么办呢？孔子早就提出“君子和而不同”的思想，用21世纪的时尚话讲，就是有教养的人们应在友好竞争中相互借鉴，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。

文化交流对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有重要作用。我们希望苏葵这样的“文化使者”今后能更全面地观察世界，不光游历欧美，也要多走访亚非拉；特别是不但要了解外国文化精品，更要多向外国人

介绍中国的文化宝藏，不断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。

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要做到上述这一点，我们需要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，这是我们永远的根，同时也需要更加深刻地理解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。任重道远，让我们共同努力。

李肇星

2006年1月于北京

Contents

目 录

魂归何处



剑桥 / 002

牛津 / 006

温莎 / 009

庞贝 / 011

巴黎 / 014

蓝色 / 016

利兹 / 018

花神 / 020

邂逅 / 022

越南 / 024

上海 / 028

午门 / 030

怀古 / 034

情为何物



爱情 / 038

相依 / 040

恋爱 / 042

约会 / 044

牵手 / 046

谁说 / 048

泛情 / 050

调情 / 052

困惑 / 054

伤怀 / 056

风月 / 058

心若菩提



- 放下 / 062
- 存在 / 064
- 宽容 / 066
- 人心 / 068
- 随缘 / 070
- 重建 / 072



夜的力量

- 夜色 / 130
- 夜雨 / 132
- 夜阑 / 134
- 夏夜 / 136
- 春夜 / 138
- 雨夜 / 140
- 粉黛 / 142
- 夜深 / 144

如是我闻



- 阅读 / 076
- 斗牛 / 078
- 投入 / 081
- 秘密 / 084
- 散步 / 087
- 卡门 / 090
- 杜拉 / 093
- 雅恩 / 096
- 女性 / 099
- 非凡 / 102
- 她们 / 105
- 忧郁 / 110
- 印度 / 114
- 隔望 / 116
- 电影 / 118
- 唯美 / 120
- 迷境 / 122
- 忧伤 / 124
- 派克 / 126

Contents

目 录

浮世寂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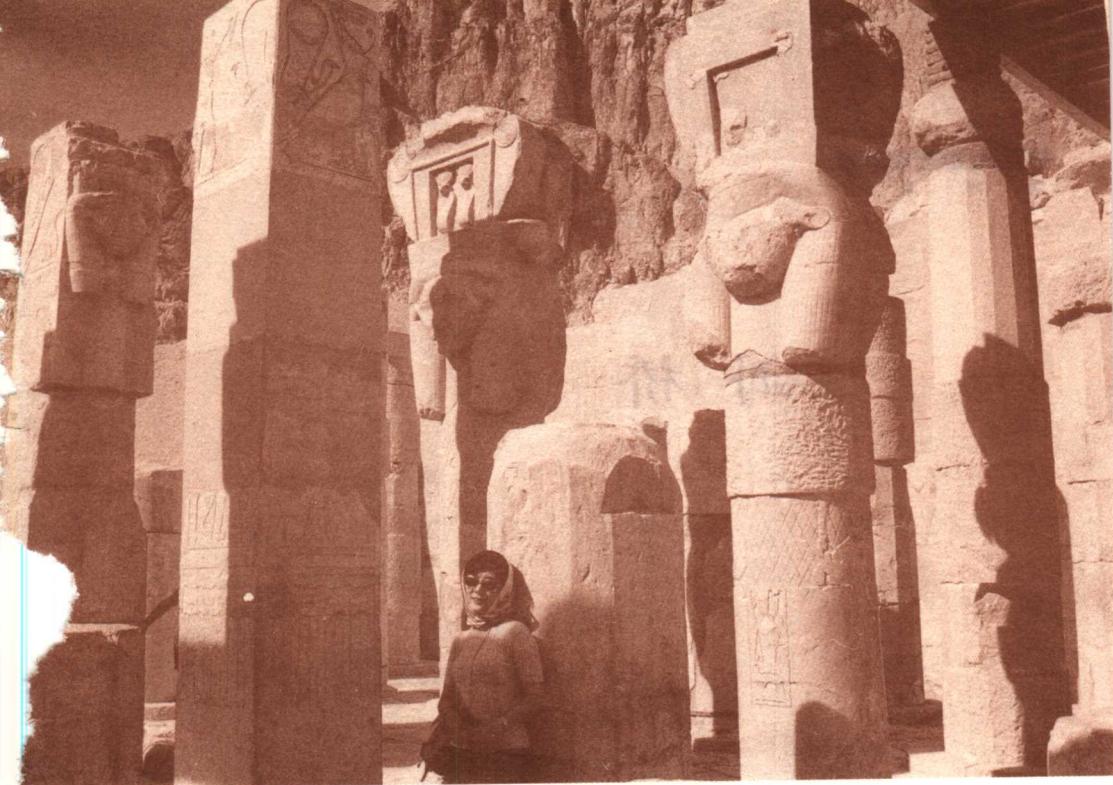


- 知己 / 148
闺友 / 150
女人 / 152
猎手 / 154
母亲 / 156
素素 / 158
毛尖 / 160
双儿 / 162
小鱼 / 164
风流人去了 / 166

咖啡凉了



- 残阳 / 170
浮想 / 172
镜子 / 174
旋律 / 176
音乐 / 178
鸟鸣 / 180
正午 / 182
年景 / 184
圣诞 / 186
生命 / 188
三十 / 190
四十 / 192
时尚 / 194
华服 / 196
口福 / 198
潜水 / 200
社交 / 202
感恩 / 204
纯真 / 206
咖啡凉了 / 208



或许，我把这一切看作是某种行为艺术。

于是又一次，我上路了。从河内，到伊斯坦布尔，到雅典，到罗马，再到开罗……自亚洲，越过欧亚大陆桥，到欧洲，再到非洲。行走，聆听，爱……

在路上，是我最喜欢的状态。

在路上，听到的可能不只是外面的声响，有时候会听见来自内心的声音——灵魂里最微弱的动静，会在路上彰显出来；在路上，我还会看到自己的前生或者来世，不是在睡梦里。

旅途是一个绝妙舞台——看到的，听到的，爱过的，都让我沉醉其中，难以自拔。

魂归何处

剑桥

悄悄的我走了，
正如我悄悄的来；
我挥一挥衣袖，
不带走一片云彩。

——徐志摩《再别康桥》



剑河上的数学桥

车还未到剑桥，我那颗“朝圣”的心就开始醉了。

我心醉于天上的云彩。那些徐志摩当年不忍心带走的云彩，在英伦四月初少有的好天气里，大片大朵地在又高又蓝的天穹下低低地游动着，每一片云都像一个盛装的新娘，羞怯又迷人。

高速公路旁，一路上英格兰乡间的美景让人倍觉恬静。偶见羊群，像雕塑般地立在画一般的草地上。白云静悄悄地引我们前行。自徐志摩以来，剑桥成了多少中国文人的梦中仙境，那河畔的金柳，那软泥上的青荇，那河上的柔波……临近剑桥才忽然觉悟，为什么徐志摩在《再别康桥》中要一再用“轻轻的”与“悄悄的”。如此人间仙境，只应有天籁啊，任何市声在这里都是多余的。

在镇中心的停车场泊好车之后，朋友华宁说，就随便溜达溜达吧。他久居英伦，大概带朋友来过多次，哪里能理解我这颗酸溜溜文绉绉的心呢？在我们这些从小就浸泡在文学之毒中的人的心里，剑桥哪里是可以“随便”的地方啊！

剑桥不止造就了徐志摩，成为他永远的“精神依恋之乡”，剑桥更造就了不朽的拜伦，造就了华兹华斯、朱艾敦、丁尼升等诗人，造就了大经济学家凯恩斯，作为一所大学，剑桥还造就了世界上最多的诺贝尔奖的学者，当然，他们大多出自卡文迪什研究院的物理和化学领域。非但如此，当牛津人津津乐道“英国的首相几乎有一半出身于敝校”的时候，剑桥人还会不卑不亢地回敬一句：敝校教育了无数皇室子弟，别的不说，查尔斯王子就出于敝校。在此如此胜地，谁敢随便造次？

华宁就敢。感谢华宁，他甚至敢于无视有些小门上赫然的“PRIVATE”的警示，带我们穿窄门走僻径，领略了剑桥之后花园的美轮美奂。若不是他，我大概也会像那班傻呵呵的游客一样吧，在国王学院的教堂前、在数学桥墙外的马路上、在三一学院门口……匆匆地拍个照，然后急着赶往下个景点。



作者在剑河河畔

在国王学院，著名的王家教堂 (King's Chapel) 先让我领略了剑桥的庄严。顶礼膜拜之后，除了像每到异地那样先选几张明信片之外，还买了一张DECCA唱片公司录制的国王学院唱诗班演唱圣诞歌的CD。据说该唱诗班是一流的，在全英赫赫有名，每年圣诞期间BBC都会播放他们唱的圣歌。回来后细细聆听，果然是天籁之声。

出了国王学院，华宁带我们径直向后走去。

过了一片油绿的草坪，媚人的剑河已在眼前！初春清澄的阳光照在柔波潋滟的剑河上，两只美丽的水鸭在河畔闲步，慵懒的柳枝在春风中摇着微醺的节拍，周遭除了清脆的鸟叫别无声息。真不知剑河里流淌的是不是美酒，怎么才一瞥就让人醉了呢？抬起头，怕让沾在睫毛上的泪掉下来，谁想又看到了那披着婚纱的新娘般娇羞妩媚的白云，它们那么轻盈地从我们的头顶缓缓飘过，它们是剑桥的精灵吗？

从一座小桥上越过剑河，我们继续向着鲜有人至的“后方”走去。小径旁边，一大片兰花开得像小孩子那么烂漫。远处的长椅上一个老人在晒太阳，不知他年轻时是不是也像拜伦那样，“在五月里就挥霍了我的夏季”，这会儿只好坐在开得像孩子一样热闹的花丛中追忆似水年华。拜伦后来追悔，说他把“宝贵的青春及时用尽：心灵耗在爱情上，脑子用于押韵。”可是依我看，在剑桥这样的仙境里，若是不谈爱情不发诗兴，那才是罪过呢。

又穿过一道窄门，两棵刚刚开花的樱花树和满园的绿草、兰花，以及各色淡雅的风信子、雍容的郁金香，就像春的交响乐一般，展现出无声的华彩乐章。因

为走的是后门，所以我们也搞不清这到底是哪家学院的后花园了，这么率性地抛开地图信步游览，倒是多了些无拘无束的快意，少了些刻意朝拜的拘泥。至少，拜伦和华兹华斯当年都不是剑桥的循规蹈矩的好学生。据说拜伦当年很少上课。他的破落贵族的出身使他自负，而他天生的跛足又使他自卑。矛盾的心理造就了诗人不羁的性格，除了博览杂书，他狩猎、饮酒、旅行、赌博……当然，他的风流韵事一直像他的才华一样有名。拜伦生前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，活着时被视为异端放逐别国最终客死他乡，如今却被制成了雕像永久地神圣地“供奉”在他曾经就读的三一学院的图书馆里。历史真会捉弄人，才子也逃不出他的手心。

像不守规矩的孩子那样，我们在剑桥的一间间学院里，从后门进打前门出，有时干脆后门进后门出，接着再走后门。有人说过，剑桥的精神是出世而非入世的，专看后花园的美景算不算出世？有趣的是，在菲茨威廉博物馆，打算走正门的我们居然吃了个闭门羹，几个正在维修的工人告诉我们，走旁门去。之后，我们果然从旁门左道进去参观了博物馆……

在王后学院，我们堂而皇之地推开了标有“PRIVATE”的后门。门内是一条窄窄的走廊，走廊边像是一间收发室，里面的校监像在给几个学生分信，抬头看了我们一眼，非但没有责怪，还冲我们友善地笑了笑。谁说英人多阴郁？穿过走廊，大名鼎鼎的数学桥就在眼前了。我们不仅在数学桥边拍了照，在王后学院的一个个古老的院子里环游了一遭，还像王后学院的学生一样，大摇大摆地从数学桥上走过了呢！

当夕阳为剑河岸边的垂柳镀上金色的时候，教堂的钟声响起。我们的腿已经疲惫，眼睛却依然饥渴。剑桥共有三十五个学院，一天下来，我们也只是看到了一点。临走前，特别艳羡剑桥的云彩，那些精灵般的白云，见证了剑桥的多少故事啊！

牛津

没有了穿城而过的剑河，没有了“河边软泥上的青荇”，牛津也就少了剑桥的那份浪漫。那年春天，我在英伦少有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去牛津，感受到的气氛与剑桥迥然不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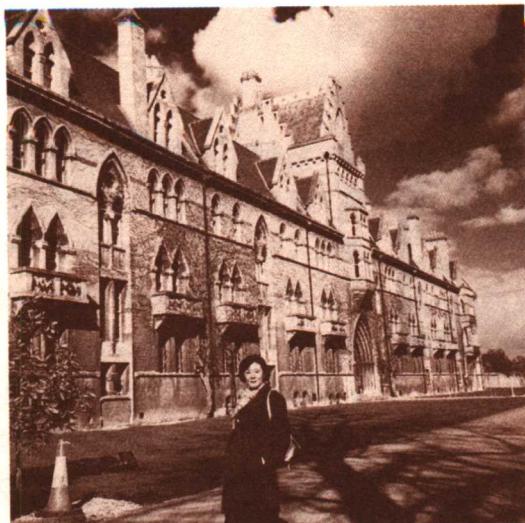
据说，牛津人把思想的创见性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托马斯·莫尔的《乌托邦》、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、艾略特的《荒原》和汤因比的《历史研究》等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。漫步牛津街头，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都被完好地保留下来。作为英国最古老的大学，牛津被列入文物保护的建筑就有六百多座。

同是英伦的老牌世界名校，牛津出了二十九名首相，剑桥出了六十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；牛津人常问：“What do you think？”剑桥人则问：“What do you know？”一百多年来，每年两校都要举行划船比赛，牛津赢了七十一次，剑桥赢了七十七次，双方基本扯平，可两校之间“世仇”般的较量却从未停止。

剑桥造就了大诗人拜伦、华兹华斯和经济学家凯恩斯，还培养出世界上最多的获诺贝尔奖的学者和无数皇室



作家王尔德在巴黎的墓碑



作者在牛津

子弟——查尔斯王子就出于该校；而牛津人津津乐道的是“英国的首相有一半以上出身于敝校。”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中至少还有一位欧洲国家的总统、一位挪威国王、五位美国参议员和澳大利亚内阁三分之一的成员……两家名校互不服气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有个笑话说，一日剑桥和牛津的两个男生一起入厕小解，牛津男生小解后立刻洗手，而剑桥的那位系好裤子就要出门。牛津男生眼看着抓住了剑桥人的短处，便道：“难道贵校的老师没有教你们便后洗手吗？”剑桥男生冷笑道：“我们教的是小便不要弄到手上！”真是道不同，不相容啊。

像剑桥一样，牛津大学也是由坐落在城中的三十五个学院（二十九个学院和六个准学院——也称“永久性私人学堂”，为各宗教教派所办）组成的。牛津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主要由学部来组织，牛津现有十六个学部，文科学部下一般不再分系，理科学部下又分成若干系，有的学部还设一些中心和研究所，有的研究所（如教育研究所，招收有研究生）不隶属于上述各学部，而直属于大学。

说牛津的石头缝里都是学问或许夸张，但是，说牛津堪称“书海”一点也不过分——牛津有一百零四个图书馆，最大的博德利图书馆是仅次于大不列颠图书馆的英国第二大图书馆，藏书超过六百万册。当年通过英国庚子赔款奖学金考试的钱钟书，在牛津大学爱克塞特学院攻读英



作者在牛津的一个教堂里

国文学期间，就曾与杨绛一起在博德利图书馆读了大量的英文原著。除了在牛津求学和教学的人，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成了牛津的风景，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——英文书来不及读也读不懂，只能徜徉其中感受一下气氛，或者拍张照片留作纪念。

在牛津城里闲逛的时候，我居然在一间学院的小教堂里看到了一幅克林顿的肖像油画。那会儿，我还不知道克林顿与牛津的特殊关系。直到2003年年初，牛津的老校长詹金斯勋爵不幸去世，有报道称牛津校方居然不顾美国前总统的“性丑闻”，希望克林顿参加牛津校长竞选。过去，牛津大学的历任校长都由资深政界精英出任，詹金斯勋爵就曾任英国上议院自由民主党领袖、财政部长、内务部长等要职。现如今由于经费紧张，学校在考虑校长人选时不得不注重“有能力筹集经费”一条，而这大概刚好是克林顿的强项。当然，克林顿也不辱牛津，他早年曾在牛津求学，荣获过著名的“罗兹奖学金”，算得上是如今世上最有名的牛津学生了。他本人也曾公开表示，在牛津就读期间，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后来，牛津又聘他为客座教授，他把宝贝女儿也送到了牛津读书。有如此缘分，牛津青睐克林顿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可是到头来，据说花花惯了的克林顿怕耐不住久留英伦的寂寞，放弃了牛津大学第二百九十四任校长的竞选，倒是让前香港总督彭定康拣了个“大便宜”——彭氏酷爱美食，而牛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每个学院的大型聚餐，校长务必参加。牛津有三十多个学院呢，老彭在任期间口福是享不完了。

温 莎

那天早上阴天，伦敦的早春，晴天总是比阴天少。轻风加细雨，早餐喝的那杯咖啡不足以御寒。我们开车去温莎，一路上，泰晤士河沿岸的风光让我想起“湖畔派”诗人华兹华斯的诗句：穿过樱草丛，在那片绿荫之中／常青花在编织她的花环……

提起温莎，我们总是会联想到温莎公爵的逸事。于是，我们一路上都在谈论他，那个为了女人而让出至尊权贵的男人，说他怎么为着辛普森夫人让出了王位，说王室的压力和桎梏，说皇族的奢华到底还是抵不过鱼水之欢的诱惑，说皇冠之重大概不是常人能够承受得了的……

到了温莎，细雨停了，天还是阴沉沉的，风吹在脸上好冷。老远地，朋友就看到了城堡塔楼上微风中飘着的旗子，“老太太今天在这儿呢！”他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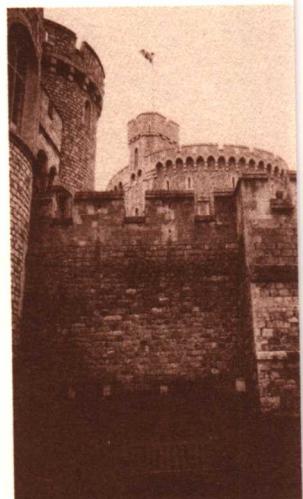
“老太太？”

他告诉我，塔楼上挂皇室旗子，说明女皇今天在此。伦敦人如今喜欢称女皇为“老太太”。

买票。安检。每个人的鞋子都要从一块浸着药水的地毯上踩过——那些日子对“疯牛病”的惶恐还没有过去。

然后，进入温莎城堡。据说女皇一直喜欢住在这里。

当年英国对德宣战的时候，还是小公主的伊莉莎白曾



温莎古堡